□南太湖微报告

热络沪湖

○ 姜新国

2024年的岁末，湖州上海直通高铁了，这一喜事让人产生很多的感叹：从长湖沪线到318国道，从G50到申嘉湖，上海到湖州的时空距离越来越小，时间效率越来越高了，今后上海人到湖州可能比部分上海人的同城通行都方便。虽然湖州和上海两个城市不是紧邻，但是却有亲缘关系，高铁直通以后，两地的亲缘关系将再次升热。

两个城市说远也不远，只是中间隔着苏州；湖州市中心（骆驼桥）到上海中心（人民广场）仅100多公里，两城有着割不断亲缘与共同的人文底色和基因。约在6000至7000年前，在上海成陆之时，有两个方向的人群向这片新陆地迁徙，北面是苏州方向移民，西面是湖州方向移民，迁居的落脚地是现在上海松江的九峰三泖地区（属于后来的广富林文化圈）。这个地点是上海的山区，因为有山，有山的物产，人类才能生存。彼时嘉兴的沿海地区也在成陆中，没有人口可以向上海方向流动。太湖流域的湖苏是上海原住民的输出区域，因此上海原住民和湖州先民拥有共同的祖先，两地原住民具有亲缘关系。

湖州迁徙上海的人口为天目山山民和太湖边上的先民，移民上海有两个可能性，一是获取增量土地；二是去采盐，因为新成陆的土地没有物产也不适合耕种，唯有盐碱可采。

在人口的迁徙陆地过程中，产生了“良渚文化”“马家桥文化”“广富林文化”和湖州的“毗山文化”。这些文化的源头都在天目山和太湖之间，都和湖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到战国时期，两城的关系最紧密，因为同为春申君封地，人员流通方便，两地文化在这一时期充分交融。这一时期的历史，给上海留下了“申城”“之名，给湖州留下了菰城遗址。到了秦朝，实行郡县制，湖州和上海分开，湖州叫安吉州，上海属于会稽郡，未设县制。此后，虽然两地不毗邻，但在农业手工业时代的江南，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是河运，两地同属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的密集的水网把湖州和上海联结在一起，发源在湖州的苕溪成了上海母亲河的黄浦江、苏州河的源头，两城同饮一江水，人物交流，情感相通，于是有了“困一觉，到上海”的口头语。上海的房子里有长兴的石头，上海的河流留着湖州的水，湖沪关系紧密相连，两城文化一直互相影响。

到了现代，社会变革，经济转型，两地关系再一次紧密起来。清朝后期的“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对湖州经济影响巨大。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海洋经济兴起，敏锐的湖州人借助上海国际港口的优势，把湖州的丝绸等商品卖到世界各国，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上海的“以港兴城，以商兴市”给湖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湖州人的财富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国际大都会的舞台出现了许多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人物，如张静江、吴昌硕等等。这些重要人物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实和湖州人在上海的数量基础和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绝大部分湖州人在上海有亲戚、有产业、有物业。许多人在上海就业、学习，成家立业。

湖沪两地的亲缘并不空泛，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发现湖沪亲缘的生动场景和人文趋同的鲜明痕迹。如语言，以南浔为例，两地语言重合度50%以上，南浔人听上海话不需要语言思维转换，上海人听南浔话至少直接听懂50%以上，两地大部分口头语言，习惯用语、俗语几乎相同；在过去，两地建筑风格完全一样，都是粉墙青瓦简洁的经典江南民居风格，没有受到其他建筑风格（如徽派）的影响而改变；在浙江其他地区、江苏苏州许多建筑有原土风格变型的情形。在饮食方面，两地亲缘性更加明显，湖州和上海（本帮菜）都保持着浓油赤酱的个性和特征，这在江南各地地方菜门类中特色十分鲜明；两地包粽子和元宝馄饨，两地人都爱吃千张包子，只不过上海人把“千张包子”叫作“百叶包”。甜糯的桔红糕在湖州广受欢迎，同样也是部分上海人的心头之爱。

两地人文、生活有很多趋同的场景，除了地缘，文化传承，更重要是基因记忆中的亲缘。

沪苏湖高铁和湖沪高速一样，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开通了，自此湖沪两地实现了全形态的交通直通，城际交通效率大大提高，自此，水路可以直通上海港，高速直通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高铁这一种速度和经济性最佳、客流运载能力最强的交通方式直通，进一步缩小两地间的时空。两城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两地的亲缘关系将在飞驶的高铁节奏中进一步提升。

发展在上海，生活在湖州（人生只合住湖州）之人生曼妙生活画卷将在两地高铁直通之后进一步呈现。生活、旅游、创业的机遇将充盈湖州，有着青山绿水环境优势、长三角之心的地缘优势（商业扩散、物流成本和产能集聚的有利条件），深厚的人文底蕴优势，人才优势，加上两地的亲缘优势，湖州在高铁直通后，与上海来往更加密切，湖沪关系将更加热络，共同发展的前景更加美好。

一位老湖州人回忆昔时：“你在上海，我在湖州，我们都在新开河；湖州人到新开河乘轮船，睡一觉就到上海，到了上海去寻上海大娘舅。上海人到新开河乘船，去找回乡插队的姐姐。”而今日，高铁来了，亲缘更热络了。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 易 玲

开车上班路上，等红灯的间隙，突然有一只蝴蝶，从我半开着的副驾驶车窗飞进来，停落在我车内的仪表台上。这是一只双翅橙黄、带褐色斑点的蝴蝶，我不知道她的芳名。但我确信，发现她的那一瞬间，我的眼里一定闪着光。让我惊喜又意外的是，与我近在咫尺，她竟毫不慌张。她似乎并不急着从我车里出去，而是侧对着我也侧对着前车窗，用纤细匀称的长腿，沿挡风玻璃一线，无比从容地“走”着，好像这里是她的T台，她要向我尽情展示她的美。就这样，她安安静静地待在车内，陪伴我直到单位，让我心里一路生花。虽然对这可爱的小生灵恋恋不舍，但在锁车进楼之前，我还是打开全部车窗，含笑目送她飞入蓝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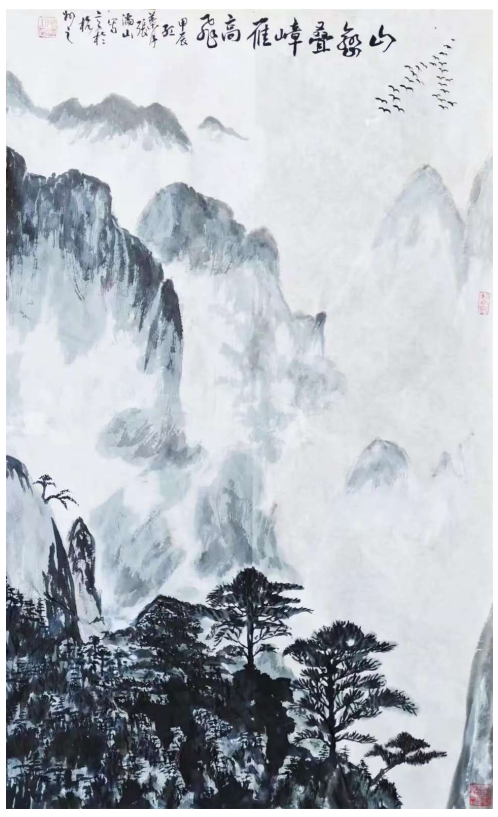
自驾去一个水库踏秋游玩，被导航带偏了路，误入一个小山村，却因此收获了别样的快乐。不曾领略乡村风光的女儿，兴奋地把头探出车窗，大声跟我们沿途遇到的村庄里的每一个生灵打招呼，见到趴卧的大黄牛叫哞哞哞，见到吃草的小山羊叫咩咩咩，见到带崽儿的母鸡叫咯咯哒叽叽叽，见到骄傲的大白鹅学它伸长脖颈……女儿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这些家畜家禽，此刻好比在动物世界畅游。虽然村路坑洼颠簸，但最后我们却得以近在咫尺地欣赏波光粼粼的大水库，而不是像在服务区只能隔着高大的堤坝俯瞰。秋日艳阳下辽阔水面微风逐浪碎银点点，水库边各色野花烂漫点缀迎风招摇，村外的稻田和玉米地金黄耀眼连绵无际，对岸的山峦五色斑斓层林尽染，好一派北方原野的山水秋光!

深冬夜里准备回家，汽车电瓶没电点不着火，在打完救援电话后焦急又无聊的等待中，冻得瑟瑟发抖分外沮丧。等汽车终于搭上电能启动了，保险员嘱咐我必须开车在路上多转悠会儿，让电瓶充满电才能熄火。无奈地开着车独自在寒冷空旷的街上漫游，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这样亲近过城市的夜色了，慢慢变得心平气和，慢慢想开怀大笑，慢慢发现街灯映照下的厚厚积雪好美，公园门口内嵌彩灯的各种冰雕好美，立交桥下的绚丽灯带明灭闪烁好美，河对岸的万家灯火倒映水中如星汉璀璨好美……但最美的还是那天晚上的月亮。那是一钩晕黄的上弦月，如此低垂，如此柔媚，当它处于我的正前方时，似乎我一伸手就可以摘取下来。这钩弯月，从此永远挂在我心上。

偶然飞入车窗的美丽蝴蝶，无意误入的山村田园，夜深人静的城市街头……就是许多如此这般的小确幸，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奇妙邂逅，这样被我忽略已久又蓦然撞入眼帘的身畔美景，让我一次又一次重新爱上这人世间。

海子有一首诗《活在珍贵的人间》：“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泥土高溅/扑打面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抬头看，有日月、星辰、白云、彩霞；低头看，有青草、繁花、泥土、流水；向前看，有树木、飞鸟、光影、雨雪，有道路、灯火、橱窗、人群……只要肯用心感受，用情观照，哪一样不能让人无端欢喜呢?!



苕溪

山峦叠嶂雁高飞（国画）

张满山

纸上溯儿时

○ 张 洁

院前是田，院后有池塘，池塘边有河。

你知道它最终会和其他分支汇合，流入大江，奔向东海。

可你不知道那河上的船，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它就那样摇摇晃晃，荡开浮萍，惹得那群鸭子不开心，摆摆尾巴躲进水草丛里聒噪。

是早晨呀，跟奶奶去买菜，沿着河可以走到集市。

集市上有一百个你要问好的长辈，和一百个像你一样跟爷爷奶奶出来买菜的小人儿。

那时候没有儿童乐园，早餐店成了小朋友寄存处。

馄饨一块钱一碗，一碗有十个。小笼包两块钱一笼，一笼也有十个。

奶奶买菜回来了，说今天的河鲫鱼顶新鲜。拿着一个洋铁罐头，舀回来一罐豆浆，可以便宜个一毛两毛。

你不喜欢嘴巴歪了的怪叔叔，不喜欢赤脚医生金星阿伯，每次一拐进他们家的那个弄堂，就开始哭，就知道难逃挨一针的命运。

家里那条阿灰，有时候跟你们一起去买菜，有时候去找自己的小伙伴，但你们回家的那个时间，它经常等在家门口。

有一次阿灰没有等在门口，找了好几天，又等了好几天，闷闷不乐了好几天，还骂了那些吃狗肉的人好几天，你想着阿灰也许是去刨上次烤剩下的番薯了，也可能是去了爷爷的草莓田，又或者钻进了哪个稻草垛子里取暖。

后来才知道他在鸡窝里生宝宝，还压死了一只自己的狗宝宝。

过了一阵子阿灰带着两只小灰，走路横着。

这次成了大灰在小灰在。小灰还小的时候是大灰溜它，小灰大了成了它溜大灰。有一天大灰实在溜不动了，试着让小灰自己玩儿。小灰出去玩了大灰就在院子边等它，身影要多哀怨有多哀怨。

喜欢吃奶奶做的腌菜烧肉，鱼也是它爱的菜谱。小时候你觉得奶奶做的菜比外婆做得好吃许多。

一旁的爷爷不说话，笑眯眯地抿了一口白酒，问你要不要尝尝，说着用筷子沾了一点粟烧送到你舌头上，笑着说，两个大酒窝，会喝酒会喝酒。

春天的时候田里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黄澄澄金灿灿，一直蔓延到另一个村庄。

柳絮儿一飞田里能吃的东西就会有好多，豌豆儿开花，蚕豆儿也长得结实了起来。它们都是清水一煮，洒点盐就特别好吃的东西。我和姐姐一人能吃掉一大盆，吃完就喊胃痛胃痛。

到了清明奶奶还会张罗着青圆子，再念念有词虔诚地唱。

等天气再热一点，院子里的枇杷就开始一捧一捧地冒出来了。

东边那株瘦小却甜，西边那棵枝大叶大，不小心也蔓到隔壁人家。

第一个吃上家里枇杷的肯定不是你，树上的麻雀比你更馋。

夏夜看得到星星。

蚊帐挂好了，灯也关掉了，外面的蛙开始开会了。

月光偷偷爬进你房间，问你今晚的故事好不好听，你看看窗外大地被晕染成清辉，远山重重叠叠，心里倒想反问月亮，天上冷不冷清。

后来小灰老了，浪不动了，很多时候就趴在院子门口，看着门口的车一辆接着一辆离开。

奶奶找到了新的事做，和一群年纪相仿的老姐妹开始念佛，手边经常有一个箩筐，里面放着念佛会用到的各种物什。

后来的后来，很厉害又很宠你的姐姐大学毕业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你也到远方读了大学，时不时总想家。那个时候，才知道家的定义不仅仅是一栋房子，而是我们的根，是父母的燕尔，是你的小时候，也是曾经的山水江南。

在路上

——献给湖州地方文史工作者

○ 余 夫

你的一生都在飞行
我说的不是雨燕快速迅疾
你的一生都在游动
我说的不是金枪鱼顽强毅力
你的一生都在奔跑
我说的不是角马在原野草地

你的一生都在倒立
我说的不是鲛鳙身体
你的一生都在振翅
我说的不是蜂鸟物语
你的一生踏行悬崖峭壁
我说的不是雪羊在茫然凄迷

你的一生
都将生活在史迹洞穴中呵
我不知是哪条天目洞螈与深壑小鲵
你的一生
都紧扎苕溪那宏阔根部呵
我说的是源流汩汩中那静水流深的你

天空没有阴影

○ 郑建光

屈指算来，那时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末。大姑娘时的母亲到县里去开会，很光荣。一百多里路，她走着去，走着回，生产队给记工分。母亲说参加会议者不论男女，每人一盒饭，她看到抽屉里还有剩余，竟对同行的人说“还想吃”。很难想象其时一头乌黑头发的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是多么惹人爱怜，毫无姑娘家的矜持——母亲，毕竟是从苦难中长大的孩子呵。

20世纪上半叶，哀鸿遍野，大量难民逃往闽北等地。在一个大雪封山的寒冬，邵武南滚村一个山坡的茅棚里，一对外乡人在贫病交加中相继死去，遗下一个三岁的女儿，如荒山坡上的一株枯草，在北风肆虐中绝望地挣扎。死者的一位同乡收留了她，把她装进箩筐，一头包袱一头小女孩，走了几天几夜几百里地，挑回老家。那个女孩后来成为我的母亲！贫困像魔鬼一样，从小缠上她。她很少穿新衣裳，家里花花绿绿的布票，几丈几尺送给邻里。在那个年头，一家大小能填饱肚子已相当不易，过年时，孩子们能添件新衣裳，做父母的脸上就十分光彩了。

为了让家人吃饱后还能穿上新衣裳，母亲带着当年只有七八岁的我，凌晨三点踩着苍白的弯月偷偷上山采摘山苍子，那个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初农民做“私活”，必须躲过生产队社员雪亮的眼睛。她只好拉我搭个伴，壮壮胆，趁天黑偷偷干。娘儿俩在骄阳似火的七月山冈，待了近二十个小时，只有一筒茶水和一团饭团对付饥渴，挨到晚上九点多村人歇息时，才敢蹑手蹑脚下山。我一头钻进家门，嚎啕大哭，因为在山上听到了野兽的啸叫，积聚在心里的恐惧，到了这一刻尽情释放！母亲安慰我说，那只是猫头鹰的叫声，没啥好怕的。其实，她吓得声音都变了样，紧紧地搂着我，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多年后读到《石钟山记》，我所听到的就是苏轼描摹的那种怪叫声。且我知道，母亲还采过箬叶，采过金银花……山上能变钱的东西，都想在夜间偷偷弄回家。

记得小时候三餐吃饭总是透着虔诚庄严，一家人坐齐了，才动筷子。母亲说嘉禾蔬果是上天对人类的馈赠，一定要敬惜。全家人都能自觉将掉落桌面的饭粒，拾食干净。如果不小心把饭菜打翻，她立刻面露愠怒之色，警告我们糟蹋粮食是恶德。如今母亲已是耄耋之年，依旧把剩饭剩菜偷偷吃掉。

母亲在饥饿的阴影之下，明白了许多事理。土地、树木、水井、鸡舍、牛栏、厕所、耒耜、刀斧，一切生活所依，身外的物事，哪怕细微草芥，她都充满敬畏之心。经历过无数不幸的母亲，有时感到人是那样的卑微、渺小，由是对土地无限敬畏、感恩，长存于心，并且，在灾难面前爆发出惊人的承受能力。我第一次感受冰雹的凶猛，是在十二岁那年，此后几十年，我们的村庄几乎每年四月份都要遭受冰雹袭击，苦不堪言。雹灾过后，整个村子百孔千疮，满地瓦砾。母亲沉着中一一应对。不气馁灰心，拾起破败重新建起家院。我猛然惊觉，母亲内心深处的怯懦，以及在生活中处处的谨小慎微，蕴含多么深的人类忧患意识啊。

我小时候认为母亲所作所为很愚昧，如今回想起来，那是多么幼稚无知啊。今天，我早已在城里买房，与故乡的山冈、田土、河流的关系，似乎已经不那么直接，但我是土地的儿子，不会忘记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逢年过节时，以母亲教给我的谦卑而虔敬的姿势，祈祷天空没有阴影，头顶多一些阳光。

安溪学堂四时图

○ 吴严林

此下冬日，早上起来，我就在操场上漫步。200米跑道的操场处于两面山形的环抱中。山上长满了毛竹，天然的月牙形，我边散步边欣赏竹林传出的鸟鸣声……

操场外的小路是四季更替的风向标。迎春花伸进围墙，小小的，鹅黄色的，星星点点，把我们带到温柔的早春。立春之后，雨水渐渐多起来。雾气从河流上方径直飘入校园中。我们的学校，在安溪边，我们平素依然称学校为学堂。校园四处虽有围墙，但是围墙是挡不住的。雾霭朦胧的天气里，并不妨碍我们晨练，我们选择慢走，轻抬双脚，调节呼吸，在雾气中呼吸到的一样是清新的气息，是山上松树等散发出来的芳香。近年学校里悄悄长出了小松树，风当了媒婆，把种子带到草地上，向阳的小松树已经有一人高了。

惊蛰之后，鼠鞠草在树底下开始茂盛起来，花草很顽强，它们耐得住寂寞，也经得起折腾。因为它们躲过了熊孩子的淘气，避开了园丁的修剪。不知什么时候马蜂在樟树苗底下建起房子，拳头一样大小。孩子淘气，喜欢去捅马蜂窝。保安有办法，用一张卷起的报纸，“嗒”点上火，从蜂窝窜出的马蜂，看到火苗来不及躲藏，几乎都在火焰中被烤熟。万物都是阴阳和谐，相生相克。铲除了蜂窝，孩子们安全了，他们也因此少了追逐的对象了。

山上不时跳出一些小动物，孩子们课后常去嬉戏捕捉。螳螂是首选，因为它的色彩鲜绿，在红色的跑道上，就像鱼跳上了岸。孩子们把它们抓起来观察，数数有几条腿，瞄瞄它是怎么行走。经常看到螳螂倒在地上，爬出铁丝虫，我一再告诫孩子们：铁丝虫危险！说过之后，孩子们依然把螳螂抓来把玩，只不过他们清楚其中门道，便也相安无事。蝗虫、蝴蝶时常飞入我们的视野。美丽的花蝴蝶经常在空旷的楼中逗留，在早晨的阳光下更显得欢快与妩媚，有时在宿舍的扶手上停留，有时在玻璃上飞舞。有意无意地来到我们跟前炫耀它华丽的衣裳。

门卫大叔告诉我，周末时常跑来野兔，在操场上停留。围墙到操场足有两米多高，越过小路，一不留神就跳进操场。也许是摔晕了，野兔看到手电筒着了慌，眼睛绿绿地瞪着，不动了。学校挨着山，让我们长了许多见识。有时毒蛇也跑进学校，幸亏保安眼疾手快，赶跑了一些，打死了数条。校园里的树枝上多了许多鸟窝，体型稍大的鸟儿，力气也大，衔来干树枝架起安乐窝。个子小的也有自己的办法，专挑芦苇等轻便的枝叶当建筑材料。老人常说：“鸟儿在哪里筑巢，哪儿就有生气。”

夏天来了，鱼塘里的鲤鱼最欢快，春天产下的鱼卵，孵出小鱼。由原来的二十几条，慢慢壮大，该有几百条了。大大小小，黑的红的都有，我经常从食堂捧点剩饭喂鱼。我也经常把水果皮扔进鱼塘，鱼是最不挑食的。初夏，荷花钻出来报晓的时候，绿色的青蛙也在池塘里聒噪，显得格外幽静。常常引来白鹭到鱼塘来觅食。

走过鱼塘来到长廊，拐角的地方靠近山边，随着夏天的到来，雨后我常常到这边的地儿，寻找阴凉。紫藤花的藤蔓已经爬满走廊，叶子茂盛已经把天盖住。紫藤花从架子上垂下来，从枝节分叉处横贯出的藤蔓上垂下许多花来，一串一串，颇为壮观。

秋天的桂花，在艳阳高照下盛开。桂花是卓而不妖的，花朵不艳，花香顺风飘扬。古人把登科及第称为折桂，高中的举子骑着马，春风满面在京城大街上游街，接受人们的祝贺。那时刚好秋季，举子们折根桂花插在帽子上，花香四溢，喜不自禁。前不久，我在杭州的古玩地摊上，偶得一方砚台。砚台呈长方形，带盖的，歙砚。盖子上，刻着一名身着长袍的学子，手拿桂花。这是无数寒窗苦读者的愿望，有朝一日折桂。孩子们在亭子里，边看书边闻着桂花香。

冬天我记不清多少年来，第一次如此亲密地接触鹅毛大雪。白天不见得有多少积雪，晚饭后，到处都是。树上、屋顶、山巅都是。孩子们已经沉浸在游戏中，堆雪人、打雪仗。我只在旁边观赏，儿时在雪地里放鞭炮、滚雪球的情景浮现在眼前。玩是孩子的天性，我不忍打扰。等他们走后，我撑着雨伞漫步在雪地里。一步一个脚印，分外清晰，踩在雪地上的，“啧啧……”的感觉十分解压。在雪地里，我打电话给妻子，分享我的快乐。哪知道，电话那头妻子说：“城里的雪也十分大，猴妹在阳台也在玩雪呢！我在给你的兰花撑雨伞呢，先不说了……”快乐在于懂得彼此，爱屋及乌。

一年四季，花开不断，美景处处都有，需要我们细心发现。窗外河边的鹅嘎嘎嘎的欢叫声提醒我，应当到楼下花园里走一走，放松心情。